

新冠肺炎疫情缓解后 回到电影院的感觉如何?

■编译/如今

随着电影院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开放,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卫生防疫措施和社交安全距离措施,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电影观众,以了解他们对新影片的反应。潜在的观众会对电影院望而却步,电影院会向他们保证自己的电影院是安全的吗?

七个电影院已经开放的地区的观众描述了重新回到电影院的经历。

日本东京

记者马特·施莱(Matt Schley)于6月26日星期五前往东京新宿的东宝电影院(顶上有哥斯拉的那座电影院)去看了12:40放映的《幽灵公主》(Princess Mononoke)。

丹麦哥本哈根

丹麦电影协会(Danish Film Institute)的新任负责人雅各布·尼恩丹姆(Jacob Neiiendam)带着他13岁的儿子,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哥本哈根的Cinemax影院看了imax格式的《黑暗骑士》(16:30放映)和《黑暗骑士崛起》(20:30放映)。

意大利罗马

加布里埃莱·尼奥拉(Gabriele Niola)在一个周六晚上去了位于罗马郊区的大型购物中心内的UCI连锁影院。这是该市最大的商业体之一,通常18:00是其最繁忙的时段。他看了《绝地战警:疾速追击》(Bad Boys For Life),该电影于1月23日首次在本地发行。

中国香港

在过去的几周里,利兹·沙克尔顿(Liz Shackleton)曾在百老汇院线下的各个电影院(包括艺术影院)中欣赏格斯·范·桑特(Gus Van Sant)的《别担心,他不会走远的》(Don't Worry, He Won't Get Far On Foot)、《对不起,我们错过了你》(Sorry We Missed You)和陈哲艺(Anthony Chen)的《热带雨》(Wet Season)。

韩国首尔

让·诺(Jean Noh)去看了崔俊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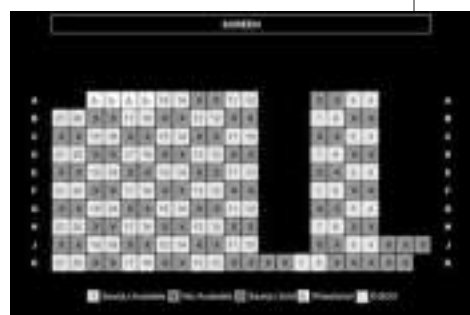
6月底在东京的东宝影院



哥本哈根电影院里面



在罗马观看《绝地战警:疾速追击》



4-UA 电影院座位规划

(Choi Yun-tae)导演的《棒球少女》(Baseball Girl),该片在首尔独立电影节(Seoul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)上获奖,并在2019年的釜山国际电影节上首映,这部电影于6月18日在当地电影院中上映。她于7月2日在首尔的Artine电影院看了17:50放映的那场。

法国巴黎

影评家丽莎·内塞尔森(Lisa Nesselson)与丈夫在6月24日——UGC丹顿电影院重新开业第二天的17:00去看了《朱迪》(Judy);然后他们于6月27日(周六)22:00去MK2 Odeon影院看了贾斯汀·彭伯顿(Justin Pemberton)的纪录片《21世纪的资本主义》(Capit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)。

西班牙巴塞罗那

伊丽沙白·卡贝扎(Elisabet Cabeza)在其家乡巴塞罗那附近的萨瓦德尔(Sabadell)去了拥有10块银幕的Cines Imperial电影院,这里曾是西班牙最古老的电影院之一。她在6月30日星期二19:00观看了重新上映的朱塞佩·托纳托雷(Giuseppe Tornatore)的《天堂电影院》(Cinema Paradiso)。

► 你是怎么买电影票的?

东京:在线购买。都是很常规的操作,除了新增几个弹出的窗口,告知我四周的座位会空着,并建议我在电影院戴上口罩。当我在放映前一个小时买票时,可以购买的座位已经售罄了80%。在网站允许我购买

票之前,我必须同意在电影院进行温度检查,如果我感到有发烧或咳嗽等症状,或者曾经“在最近的两周内去过发生感染的国家或地区”等情况时将被拒绝购买。最后,它再次要求我戴口罩。

哥本哈根:在线和现场售票机在哥本哈根已经很普遍,但现在电影院鼓励我们在到达电影院之前使用这些设备。

罗马:可以在电影院的自动售票机或网上提前购票(然后在家里打印,或在剧院取票)。我事先在网上购买了我的票,然后选择在电影院打印。这项技术不是新事物,UCI影院在隔离之前也有此功能性服务,但现在为避免与收银员有接触,人工柜台全部关闭,只有自动售票机可用。

排队的人很少。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简单,但对于排在我前面的一对夫妇来说却不是,他们需要帮助完成购票过程。

中国香港:我一直像往常一样通过连锁影院自己的网站在线购买电影票,整个过程一如既往地顺利。

首尔:我通过Megabox.co.kr网站预订,该网站与Artine电影院建立了合作关系。无论有没有会员资格,都可以在上面购票,无需任何额外的费用。令我失望的是,在该网站上找不到备受欢迎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(KOFIC)提供的价值6000韩元的票面折扣券。但是,我到达电影院后,票务和温度检查人员问我是否获得了折扣,当我否定时,他们告诉我在放映后可以到他们那里,并非非常高效地给了我退款(显然,优惠券在应用程序中可用,但我使用的是网站)。

巴黎:我有一张官方的电影评论员证,可让我免费进入法国的任何电影院,一开始觉得可能对从付费观众那里抢占一个位置而感到内疚。我不必担心;当我和丈夫在17:00放映的《朱迪》开场前10分钟到电影院里,放映厅里还有另外三个人,一个50多岁的男人和两个20多岁女人,这个厅大约可容纳120人,按照防疫指南现在可以容纳60人。然后一个年轻人出现了,当他选择座位的时候——令我非常恼火——有一排排的空排可供选择,但是在我身边仅隔一个座位坐了下来,我本来取下了口罩,后来只能重新戴上。

鼓励观众“无接触”地使用信用卡付款,但可以接受现金购票。还鼓励观众在线预订,并从自助服务

终端取回电影票。我之前担心预先预订的座位将是一个严格的要求——这会使突发性想去电影院的愿望减少,“嘿,我们去看电影!”并在电影院里买东西——但这并没有改变。

巴塞罗那地区:尽管这里也接受现金购票,但我在柜台上买了电影票并用信用卡付款。我没有被要求留下我的个人资料。另外,电影院几乎是空的,我选择了想坐的地方。

当我进电影院时,售票员告知我必须使用洗手液,并在电子机器上自主验票。我于6月26日电影院重新开业以来情况如何,“太安静了,根本没有很多人,我希望一切很快恢复正常,”她回答。

► 电影院看起来和感觉如何?

东京:星期五的下午相当忙碌,有很多高中生和20多岁的女性群体,还有几组身穿“工薪族”制服的男女,也许下班比较早。

与病毒大流行发生之前相比,明显的区别是售票机和特许摊位前的地面上用胶带绑了一条线,以使经营者与顾客之间的社交安全距离由透明塑料胶带界定了出来,所有员工都戴着口罩。此外,影院里的扬声器还反复宣布了有关新的防疫措施和戴口罩的提醒,它建议与工作人员交谈时要戴上口罩。

哥本哈根:我们去了宽敞的Cinemax连锁影院,它有哥本哈根唯一的一块imax银幕。这家影院位于港口的黄金地段,享有水景,在这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,学校放假的第一天,所有的人都在那里游泳和玩水上项目。电影院不错,很凉快,没有很拥挤,即使没有防疫指南,这样的天气我想也不会人太多。

从我们走进电影院的那一刻起就能看到标志、地板上的箭头和大量的手动消毒液取用器,这说明了影院非常清楚我们的期望。凭借其众多的银幕和主流的排片,从儿童到中年观众(例如我)都能选到自己想看的影片,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年纪比较大的观众。

罗马:电影院厅内完全是空的。没有收银员,没有观众,只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男人。感觉跟之前很不一样,到处都是宣传板,其中写着包含有关如何正确保持社交距离的说明。

在我看的那场中,大约有10位观众,所有这些观众的组成几乎一样,星期六的18:00放映《绝地战警:疾速追击》吸引的大多数是十几、二十几岁的青少年,一对夫妇,一个孩子和

他的父亲。

中国香港:中国香港的电影院已经采用了创新的社交疏散座位规划,这让我感到非常安全。

《别担心,他不会走远的》和《对不起,我们错过了你》的上座率还比较高,看《热带雨》的大约有5个人。对于新加坡艺术影片来说,实际上还不错。

首尔:电梯的按钮上方有抗菌膜(就像我去过的首尔的其他地方一样)。票务检查处贴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安全防护措施的标牌,票房处的平板电视上也有播放。

到达时,我穿过了大堂和咖啡厅/餐厅,但那里桌子之间的空间足够大,我发现有些人坐在那里。

当在影院入口处检查电影票和体温时,还被要求留下联系信息,以防万一发现感染者到该电影院,但是我已经在在线预订了电影票,因此在留信息的时间很短。58个座位的放映厅中只有三个人。

巴黎:实际电影院里很冷,我想那不只是空调的作用,还有不断换气的高功率风扇(非常安静)的功劳。

“在这里等待”的分隔线已直接喷涂在人行道上,或者——当在室内时——地板上的胶条或贴花指示了人们站立等待的位置。自取式消毒凝胶是入口处的标准配置。售票处有机玻璃隔开,工作人员戴着口罩。工作人员没有撕电影票,只是看看票。他们还执行新的“通行”规则,即从一扇门进并从另一扇门出。

巴黎很少有电影院拥有真正的大堂,甚至人行道上都没有太多空间。我担心控制人流量的后勤问题,但似乎还没有人群聚集——至少在我住的地方是这样——员工就可以逐渐控制人流。

巴塞罗那地区:电影院门上有告示牌,提醒除了六岁以下的孩子外的顾客要戴口罩。大厅几乎是空的,只有四个中年人在等电影票。一位女士告诉影院工作人员,她很高兴终于能够去那里看电影。

(下转第14版)



《幽灵公主》